

與白衣共處

Being with Angels

■ 文 / 陳立光 花蓮慈濟醫院副院長暨慈濟大學醫學院院長

我打娘胎起就與護士打交道，因為我的母親就是位護士。她民國三十八年來台前在上海就是病房護理長。母親在職場上的工作，並沒有在我的童年記憶留下深刻的印象，印象深的是母親對我的嚴加管教。不過，從小幫我打針的人就是她，並沒有機會認識其他的護士阿姨，調皮的我很怕打針，即使生病了也不願意挨針，寧願「跑給媽媽追」，逼得她只好一手拿針筒，一手拿鞭子地壓著我打針。即使到很大了，我還是怕打針。

在我的童年時期，護士母親與醫生父親總是不斷上演吵架戲碼，「白袍 vs. 白衣」，從家裡就開始了。我只能

猜測他們是因為處在同一個職場，醫護彼此看不順眼吧！不過他們的對峙是好幾十年前的事了。

等我長大進入青少年期，母親耳提面命：「將來的另一半不能是護士。」她並沒有解釋為什麼。只是生性頑劣、天性反骨的我，哪有那麼聽話！

進入醫學院就讀，大學二年級時去拔智齒，因為牙科主任認識我，就「拔一送三」，一次幫我拔了四顆智齒，所以安排住院三天。那時是新年元旦假期，醫院裡人煙稀少，一個人呆在病房裡，飢寒交迫的感受我到現在還記得，更誇張的是，晚上牙痛難耐，醫師回我：「將來你也是要當醫生的，你也知道用止痛藥不好，忍著點。」然後就走了，在那個應該要歡欣玩樂、新年新氣象的假期……隔天終於來了一位年輕護士，這位學姊看到我就說：「你是醫學院的小學弟耶，要練習一下，起來自己鋪床吧。」我……我就「AAD」，辦理自動出院了。這是我與臨床護士的第一次接觸。

大五一次郊遊，認識了護專的女孩，驚為天人，實習時爲了她還和同學換籤，只爲了近水樓臺，想不到爲



時已晚，女孩芳心已另有所屬。我只好捧著一顆非常破碎的心，一頭鑽進浩瀚醫海裡，一路念完博士。直到回到台灣，才結識另一半並進學校教書當教授。退休後，來到花蓮慈濟醫院，決心從住院醫師做起，重新接觸臨床。

所以我大部分接觸白衣的經驗，都是在慈濟。時值中年的我，對於護士已經不再如學生時代存有羅曼蒂克的感覺，看到他們都如同女兒一般，年輕、天真、純樸，對了，現在還有不少男護士，尤其在急診。

過去認為護士們書得的少、學問不高，當了住院醫師才知道，護士學的可真不比醫師少，而且更為廣泛，有些在臨床上的專業知識甚至強過醫師。而直到最近，我更深刻的了解到，不管是ISO、品管等等，護理同仁們的投入與知識更是不可或缺，而且對於醫院的經營管理與運作，非常重要，這方面可是許多醫師望塵莫及的。

老實說，不管是在病房或是在急診，總是可能遇到很好的護理同仁，也可能遇到不夠好的。不過，當遇到好的護士，那真是令人讚嘆。目前我的臨床服務是在急診，就以急診副護理長正如為例，什麼病人她都有辦法搞定！弱勢的病人來急診，她非常照顧；很兇的病人不耐煩，她也有辦法收服。曾經有一次有個病人非常不理性，眼看就要動手打我了，正如毫不畏懼的立刻上前安撫化解。不過，她



管學妹真是很嚴的，有一次，在旁邊聽到的我心想：「如果我是學妹，我都快哭了。」但是小護士反而沒有哭。我想，這些年輕的護理同仁，內心的堅強韌性與對於專業的堅持，真讓我非常的佩服。

當初在下筆時思索良久，遲遲無法動筆；想了許久才找到原因，因為我覺得護理同仁們應該獲得比目前更好的對待。或許整個台灣的護理環境應向美國看齊，解決一部份的護士荒。也期待護理系畢業的同學們能多向臨床學姊、學長與學校教師們學習，祝福大家都能貢獻所長，發揮良能。✿

▲ 慈濟護理同仁的專業與堅韌，讓陳立光院長非常讚嘆。花蓮慈院急診副護理長王正如(左)是陳院長立刻聯想到的好護士之一。